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　十二月十一日



清議報



第四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四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變法通議四　官制篇

政變後數日日本中央報載有支那細人鄒某之言曰、此次政變非一國之公事乃康黨之私事耳。又曰康黨並非變法之人。皇太后與榮祿乃眞變法之人也。今康黨既去中國革新之事。將大成矣。又曰榮祿嘗詢康以變法之方康曰變法不難三日足矣。榮問其故康曰、但將二品以上官盡行殺了可矣。榮惡其言故欲去之云云。其言尚多不具引當時局外之人頗惑其言。乃未及數日而黨獄大起。逮捕徧於各省。又未數日而八股復冗員復弓刀石復學校廢特科廢農工商局廢報館有禁學會有禁士民上書有禁新政盡翻於是稍有識者知鄒某之言之謬。不待辨矣。然猶或疑康南海與榮某果有是言以爲此次之蹉跌實由新黨急激有以自招之者。余故記疇昔所聞於南海者而演繹之。以告天下俾並世無惑而後之變法者亦有所采擇焉。

變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舊尤急。譬猶病痞者。不去其痞而餌以參苓則參苓之功用皆納受於痞之中。痞益增而死益速矣。雖然變法之事布新固難而除舊尤難。譬猶患附骨之疽。欲療疽則骨不完。欲護骨則疽不治。故善醫舊國者必有運斤成風堊去而鼻不傷之手段。

其庶幾矣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於國病於民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覈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然猶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能獲也今者循常習故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極欲已可以生得大拜死謚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廕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辦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並無精力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故反覆計較莫如出死力以阻撓之蓋全國千萬數之守舊黨人不謀而同心異喙而同辭他事不顧而惟阻撓新法之知語曰衆口鑠金聚蚊成雷不有以安頓之則其爲變法之阻力未有艾也今求安頓之之法蓋有數焉

一曰如其爵位日本維新以前公卿以數十計藩侯以數百計皆席數百年之業根深蒂固其去之之難視我國數倍焉乃維新之始設五等之爵以容之置華族以寵之及其後立憲

政治既行。則選華族之秀者。爲上議院議員焉。是以羣貴帖然相安無事。今宜仿其意。滿人則自親郡王貝勒貝子鎭國公輔國公鎭國將軍奉恩將軍。漢人則自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等。各因其今有之品級授之。大率大學士軍機大臣授公爵。尙書總督授侯爵。侍郞巡撫授伯爵。三四品京堂藩臬授子男爵。其下諸官。各以原品相比而授襲職焉。一切皆奉朝請。有慶典覃恩。皆得受賞賜。京官自四品以上。外官自三品以上。皆列爲貴族。他日得充上議員之任。如是則富貴不失。恩榮依然。其有才者。仍可預國事。其不肖者。亦可以支門楣。謠諑必消。阻礙自小。此一法也。

二曰免其辦事之官制。有爵有階有勳有官有職有差。今日本亦大畧仿之。有爵。有階。有勳。有官。凡此諸制。驟視之似覺其無謂。然實新舊交代之際。無可如何之法也。夫爵階勳官職差等名號之差別。起於何也。凡立一種之官制。其初必行之而有效。所設之官。必求可以任所治之事。及行之既久。而疲玩生焉。舊班之官。不足以任事。於是乎欲設新班以易之。然舊班之人。又不能一掃而去也。於是不得不別設一名焉。以爲位置。使舊班者雖無其權。而仍有其名焉。使新班者雖無其名。而可有其權焉。於是乎新舊之間。可以相安。自古以來。官

制之變遷。未有不由此者也。今試以宰相一職論之。漢初爲相國。後更名爲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同謂之三公。東漢以後。則宰相之權移而至尚書令錄尚書事。而三公之官。猶可以不廢也。魏晉漸移而至中書令中書監。而三公及尚書令之官。仍可以不廢也。降至唐初爲內史令。爲中書令。爲侍中。中葉更爲左右僕射。爲同中書門下三品。而中書令侍中之官。猶可以不廢也。至於本朝國初。宰相之職爲大學士。至雍正間。其權移而至南書房。然大學士之官。猶可以不廢也。乾隆以後。更移而至軍機處。然大學士南書房之官。猶可以不廢也。凡此皆以權任新官。而以名寵舊官。皆不得已之良法也。同治中興之役。胡曾左諸公。以封疆吏任練兵籌餉之事。因本省之屬員。才不足用。必須調用平日親信之人。而實缺各官。又不能舉而易之也。於是乎廣設諸局。以善後釐金等局代藩司之事。以保甲等局代臬司之事。其餘各事。莫不設專局以辦之。下至各府州縣。皆有分局。故當軍興之時。全省之脈絡。係于各局。實缺官則畫諾坐嘯而已。蓋彼實缺官者。去之則有觖望之虞。用之則有僨事之患。故爲兩全之策。莫如官自官。差自差。名之所在。與權之所在。分而爲二焉。此因時制宜之極則也。故變法之後。官制既必當變矣。則惟宜添新衙門。而勿裁舊衙門。留此尚書侍郎主

事編修總督巡撫布政按察等名號。以爲老耄無用之人升轉之階。使之終其身。不失其寵榮焉。若有遷都南部之舉。則此輩聽其留守北京。如明代南京部院各官之例。此又一法也。

問者曰、徒存其名而不使治事。則其名亦必不榮。而欲其相安難矣。答之曰、是不然。今舉朝之官。本無一事可辦也。名爲大學士尚書侍郎。其實與布衣無異也。所異者其頂帶服色耳。且彼等之所以畏變法者。豈不以畏辦事乎哉。其畏辦事也。慮己不能任本官之事。而官將不保也。今既免其辦事。而又可以不失官。則一切仍其舊。而已非稍有所增損也。正中私懷而何不相安之有。且卽以今之官制論之。詹事府國子監爲翰林升轉之階。通政光祿等卿寺。爲部員升轉之階。此人人所共知者也。然則將一切舊衙門皆作爲百官升轉之階。有何不可也。且名之榮。固有足以動人者焉。自有軍機大臣以後。而大學士之員同於閒散也久矣。而宦途之以大學士爲榮如故也。然則存其名以位置舊員。可謂毫髮無憾矣。

三曰增其廉俸。今之官吏所饜足而欽羨者。則陋規也。舞弊也。京官則恃炭敬別敬也。部員則恃印結也。翰詹則望得差也。變法之後。此等當盡撤。則雖有舊宦。而生計殆絕矣。故宜因

其品級而略加其廉俸使雖不能藉官以致暴富猶可藉官以免飢寒亦體恤之道也此又一法也或疑中國欵項支絀司農仰屋之時安可爲此坐食之徒更糜巨帑不知苟能變法以中國之大籌款尙非甚難國家雖患貧亦不繫此區區也

然則冗官竟不裁乎曰是不然自變法之年以前起算聽其如常遷轉缺者則不復補不及十年而舊官殆將盡矣且其中之有才而能任事者仍可授以新衙門之差遣則新班之數日增而舊班之數日减此亦自然陶汰之公理也古人之言汰冗兵者則既如是矣夫此法豈徒用之於裁官裁兵而已化莠民爲良民變學究爲志士其道罔不由是知此者可稱醫舊國之國手矣

譚嗣同傳

梁啓超 撰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憤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

輿。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于湖南。并力經營。爲諸志之倡。於是聘余及□□□□□□等爲學堂教習。召□□□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

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内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眞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

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　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　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　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徤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　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僕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

景桂參劾慰師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郎放甯夏知府。旋陞甯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　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甯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　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携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　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

君復與俠士謀救　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强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据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

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仁學一書。又散見于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于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呫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

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皆淸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論東亞事宜 （接第二四期）

梅生

依史所傳。秦之先。出於顓頊。大費佐舜。調馴鳥獸。舜賜姓嬴。此以嬴秦爲中華人種也。至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遂分土爲附庸。邑之秦。此說亦可疑。安知非秦之先。出於蒙古。專事牧畜。與虞夏商周等種族不同耶。所謂調馴鳥獸。主馬于汧渭之間者。殆可以徵其爲蒙古種矣。

夫秦之先出於蒙古。遊牧南徙。侵蝕凉西隴右之地。以移殖其民。從唐虞至殷周。處以附庸諸侯。羈縻懷柔。使不爲宼患。其調馴鳥獸。及主馬于汧渭之間云者。亦非必奉王命而然。猶今之英人行船于江湖之間。德意人鑿坑採礦于山東山西之地歟。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於洛邑。固名耳。實欲乘周室之隙。擴張版圖也。周賞襄公。以岐雍之地。猶俄乘咸豐英法之難。奪畧黑龍江南岸。又乘甲午之役。竊取東三省也。

漢人東南爲夷蠻所侮。西北爲戎狄所逼。自古而然。夷蠻遂不能相乘。衣服應酬。盡化中華俗。無復辨識。昔之夷蠻種與華人種。是地域及天候之所使然也。戎狄則有熏鬻。有玁狁。有匈奴。有鮮卑。有索頭。有吐蕃。有吐谷渾。有回紇。有契丹。有女眞。有

蒙古。有韃虜。此其大者。迭出爲禍難。而嬴秦胡元滿淸。乃得志於漢土。秦昭襄莊襄。猶元憲宗淸太宗。始皇猶元世祖淸世祖也。秦始起於戎狄。經唐虞三代。至始皇。始成王業。成業之難如此。時勢之所使然也。昔時人希道險。舟車不便。舉事自有難易。古之百年。猶今之一年。秦之所以成王業如此之難。故滿淸之得志。易於胡元。亦出於時勢耳。秦旣得志。匈奴來窺其背。是與女眞窺契丹。蒙古窺女眞同。其起於北者。南出成志。又有起於北而窺之者。滿淸臨御漢土之時。俄人來窺之。古今史之常。無足爲異也。

夫秦爲蒙古一種。俄起於葱嶺西北。發祥之地已不遠。故國情亦酷似。秦大費之後。經中衍中潏。至非子。或微或顯。至襄公勢始大。俄當元太祖西征時。阿羅思裔族。逃竄于北海計由之地。及元滅明興。漸躡近食鄰。至察罕汗。梟雄爲資。大拓斥土壤。其勢駸駸乎。是猶襄公之時也。

（此稿未畢）

西報譯編

擬立瓜分中國平和會

西十二月十四號噎挖太沙報載有人問某報館主筆云。吾人近多倡議瓜分中國。惟瓜分之事。當行何法。庶不至兵戈殘殺。多傷生命乎。主筆人答曰。必須英、法、米、德、俄、意、奧、日本諸雄邦。合爲一萬國公會。嚴定章程。以舉此大事。然後可免爭亂。茲畧論章程于下。

一。此會名平和瓜分中國公會。每國派會員兩三名。假以全權。會議定奪會事。

二。此會有全權主斷中國之事。凡一切會議。無容請示本國政府。

三。各國占領之地。歸各國管轄。應照現時該國商務所銷之多寡。及該國權所關緊者。案圖畫分界限。

四。會員互相爭論。則另派別會人員。秉公定奪。此別會人員。以抽籤公舉而得之。

五。某國會員。或有抗違衆論。不遵會中定奪。則此國不准入公會之內。且合各國會員。責罰其背約抗衆之罪。

六。會中所得新地。各國畫界占領。彼國會員不得故意議立條約。以制壓此國之商務。至礙該國利權。所有中國土地。既歸萬國管轄。任由萬國通商。倘或他日有一國阻礙通商。各國會同責罰之。將其應占之地。充之公衆。俾各國均沾其利益。

七。或有別國欲隨後入會者。該國并無商務權力在中國之地。然肯幫助同心瓜分中國。亦應俾以土地。使其占領。

八。各國派往中國駐紮之兵。不准多派。只准僅足守禦該國土地而止。

九。會中章程。永遠不准中國人製造兵器。

會內所議握要章程。尚不止此。然此九條。亦為最要之款矣。倘或歐洲兩三大國。遽爾瓜分中國之土地。勢必令萬國嫉忌。又必血戰糜爛。若照上所議平和瓜分之法。中國斷無抗拒。且中國人。若得聞此平和瓜分之策。其殷富之家。當更欣幸。蓋中國人。素不知外情。又不知合衆保國。如此瓜分。正所以保其生命家產。免被贓官魚肉。平日種種受虐之處。可以脫離羅網矣。中國人保護財產。甚於生命。若得強國為其保護。中國人豈不願樂得以為君哉。今若將此瓜分條款。速與中國政府知之。又預備水

陸軍大隊。俾中國政府知各國勢力之可畏。不可抗拒。大張聲威。使之畏服。則必不至開戰。多傷萬國生靈矣。又既將此條欵。交呈北京政府後。以兵力據守北京。不過兩禮拜之外。即可公同瓜分。此等議論。似難爲中國道。惟其利益於中國四萬萬人。豈有限量哉。夫地球大勢。非俟東西混一。難底太平。然不遲諸百年以降。要難成局。嗚呼上天於人間種族。豈有歧視哉。有心人所以有無涯之感也。

西班牙弊政

西十二月十四號倫敦太晤士報。錄西班牙京城獵白亞路報云。有一西人拿是阿欽批羅者。嘗遊歷西班牙京城。見其築造宮室石牌坊等。甚壯麗大觀。其地天朗氣清。令人讚賞者不置。惟沿途男女駭豎。百千成羣。隨而叫苦者求懇者。喧嘩不絕。團團環撲。至不能駐足。欲一息與友立談。或四顧觀覽。亦不暇及。前行數步。乞丐即牽衣揭帽。討取錢銀。此等貧民。行路者無不憫之。而其本國固視爲平常之事。不少設法以除其弊。以我論之。貧民汚穢叢積。最易醸生疾癘。其地方官吏。當抱愧矣。要其京城究竟有無施濟院。我曾查考之。各大城邑。施濟院之多。莫京城若矣。即如京城內沙



斂滿哈之地。其貧民受施濟院賑濟者。每日不下千五百。又廢疾育嬰老人等院。所在多有。可稱博濟。然沿途貧民。仍復如是之多者。蓋其巡捕盡屬無用等輩。專奉承貴人及有名望者而保護之。其新聞報館。則查拿其訪事之人。恐其登錄時事。觸犯當道劣跡。以至巡捕費耗時日。專辦此事。沿路乞丐。則不事彈壓。當道官員。所謂司理國政者。更無暇以及此。乞丐之多。固無怪矣。以是全國大局。盡已敗壞。官員巡捕。雖有緊要公事。吾亦知其不能辦矣。其公衆博濟等院。日壞一日。不能善持其終。亦在意計中也。更可憫者。童豎餓不得食。寒不得衣。身被籃褸。跣足而立于叢雪堆中。日凡兩三下鐘之久。其地賭風又極熾。人或立于鬧門之間。羣即以爲賭博之徒。若給以錢財。則不說上天他日報應等話。只說上天必與爾以好機會。蓋指賭博而言也。其乞丐之中。或有少年美女。藏匿其內。欲以色求乞。其實此等婦女。皆有手業謀生。巡捕雖知之。亦置之不理也。

更有一最壞之風俗。乃乞丐之中。租人嬰兒。認爲己生。置懷抱中。故打罵使之啼哭。以觸動路人之憐憫。其母亦願將其孩子租人。日取回租銀一阿里路士至兩阿里路士。

呂宋銀元 然查其乞丐之夫。究非極貧。常有爲旅客店之主人者。有租房屋與人者。甞見有一丐婦。在街上行乞。搜查其身。乃有八千個批錫他士。呂宋銀元 內或係金錢。或係銀紙。有一銀行。乞丐貯款其中者甚夥。忽傳該銀行將倒閉。即有數百乞丐環繞門外。索回所貯款。羣將其付銀摺呈上。今日散後。異日仍復在此求乞。查其故。乃因寺廟庵堂。日見增加。而製造局及學校。反一切關閉。統計教門之人。需年欵四十兆。乃足供養之。又其寺觀禮拜堂等。多斂民財。以爲富厚。貧民艱於得財。稍有贏餘。安得不深自藏匿。以避苛斂哉。

問答中俄交親之故

西十一月二十九號倫敦太晤士報載有北京探報人。得晤李鴻章之長公子。將其問答之言寄到本舘。其所談大略。以中日戰爭之後。英俄兩國在東方權勢。及一切舉動而言。今將其問答節錄於左。

公子曰。現時英國甚惡中國。其故何也。我中國與俄聯好。即英使麥端奴君亦曾言及之。惟我中國之所以與俄交好者。亦因英國失策於先故耳。當中國與日本開戰之時。

我中國求救於英國。英國不允所請。故不得已轉而求救於俄。俄欣然允許。助我中國。英國置身局外。而反遷怒於我中國。是何居心哉。當時張蔭垣等。素欲交英。中國政府甚憤。故懲治張蔭垣等。且不獨因其與英國交親。當德人取膠州時。張蔭垣等。不獨不拒德人。又不求於各國以拒之。更藉其權力。助成德人批取膠州之謀。德人今據有之。實不合公法之極。回想當日。中國誤墮其計。眞失算也。乃英國於德國取膠州之時。又不援手救我。惟坐視德人肆意强奪。我中國又無勢力足以自保膠州。德人既可以據膠州。俄國豈能向隅。故亦要索土地。與膠州相對峙。我中國不得已以旅順大連灣俾俄。俄之欲取旅順大連灣。蓋以其地近彼之鐵路。與彼國土地相連。當日彼國助我索還遼東。曾有大功於我。今既可許德人以東省之膠州一段地。俄索租旅順大連灣。我亦可能却之耶。

探報人答曰。據云英國甚不悅意於中國。且云因英國失策。至俄國與中國交情日密。所說各端。我英人多未明白。我英人初以爲中國政府。與英國不甚投契。以至彼此怨怒。然究竟所謂英國斂手觀望之事。我英人概未知悉。倘得公子將英國如何失策。歷

歷指示。則感激之至矣。

公子曰。甚妙。俟我將各事詳細告知。曾記中日交戰之時。當戰事方殷之際。我中國屢敗。急求英國援救。英公使歐哥拉士在北京。不允所請。且謂英國應守局外。例不能干預。以故戰務日急。每陣必敗。日本兵逕至遼東、滿洲、攻擊。家君受命出差。未到日本之先。由北京先至天津。訪各國公使。當時英公使歐哥拉士。仍無意救我中國。俄德法三國公使。肯助我取回遼東滿洲威海之地。不獨此也。當在鴨綠江開仗後。亦曾求救於英。以爲得一强國居間。准高麗自主。幷議賠欵少許。便可以息兵矣。乃英使先倡守局外之論。不得已轉而求俄。時俄亦未許。惟俄使有心。特以爲其時失和未久。必俟再戰多時。方可干預。是俄亦非能及早援救我國者也。迨後則能爲我索還遼東。不似英人之始終膠執。夫自鴨綠江開仗後。英若允爲相助。此時我國尚有欵可籌。賠欵當更易。乃英一任我之困而不救。俄不但爲我取回遼東。更於賠欵之第一次。聯同法人爲我籌畫。我中國本無成見。惟視助我者何如耳。英前使之失此機會。豈非悔之已晚乎。

探報人又曰。所言一切。我巳知悉。惟以火爲戲。得無自焚。今中國與俄交涉日密。任其取旅順大連灣。將來中國必爲其所制。且俄之必圖中國者。以中國土地與俄毘連。一旦中國自强。與彼開釁。兵力或勝之。直可逕掃至聖彼得堡。彼又何恃而不恐。然則俄之與中交好。原非本心也。

公子曰。我知各邦皆不欲中國自强。其中艱難。惟盡力自顧而已。我家君盡職辦事。曾經先求英使。然後改求。即到日本。亦曾實告伊藤侯云。日本正當助我變法。聯亞東之大局。今中國不藉力西人。乃爲善策。倘或必索欵過鉅。則中國勢必籌借於西人。而外權自日盛於中國。日本密邇强鄰。又豈日本之利哉。伊藤以爲不然。及議索台灣。英亦應出而干預。乃英人始終置之度外。台灣遂割。此中國傾敗及一切禍患之始基也。伊藤來遊訪家君。家君與言曰。彼此舊交。今得相見。私與晤談。似不宜談及國事。惟有一要事。關乎國家極重大者。如奉命訂約時。君曾記否。我萬般求減賠欵。所謂不欲貴國多索者。實恐借欵於西人。大非亞東之利。今日想巳知我當時之意矣。伊藤哂而不答。顧言他事而巳。

英國海軍

西一月十號孖拉報錄蘇利露報云。英國獨攬海洋商權。壟斷專利。自恃其强大。屢欲與別國開釁。又謂現時英國兵艦。其勢力足敵歐洲各國。可與之抗衡者。唯德俄耳。德俄當此。故亦趕造戰艦。專注意海軍。以期與英並駕齊驅。英之欲常攬海權。得不愈益整頓海軍乎。

米國兵餉

西一月七號噎挖太沙報云。合衆國政府出示。籌用兵餉。內有云。去年七月至十月。此四月間陸軍省用欵。一百零七兆五十二萬零三百六十八元。較之前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此四月間。多用八十一兆八十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一元。海軍省。去年七月至十月用欵。二十七兆四十五萬九千五百七十七元。較之前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此四月間。多用一十六兆零四萬四千九百二十六元。

江督覆函

同日報稱。兩湖總督張之洞。電致南京兩江總督劉坤一。詢其何以匆匆預備開戰。劉

覆函云。四明公所一事。今尙未能了結。法人無理實甚。當喧噪之時。忽將數十漢人毆打重傷。或至斃命。尤可惱者。旣不肯塾欵賠補死傷者家屬。又勒令將骸骨掘遷。又勅令增廣租界。因法人此事。至將某道台參革。法人無理如此。是以我銳意與決一死戰耳。

電報妄傳

西一月十六號希露報云。日本政府接北京來電。謂劉坤一張之洞被參辦之事。乃是虛傳。幷無其事。

東報譯編

督撫兼任政府差事

西十二月二十九號。時事新聞云。頃西太后降諭。令各省督撫兼任總理衙門差事。以便各省之與外人滋生事端者。即向該省督撫直捷辦理。此舉雖爲免各相推諉起見。然細察其情。可見該國政權之推移各省。從來中國督撫。只有掌握兵馬錢糧之權。若事關交涉案件。無論是非。不敢秉公與爭。惟有奏知朝廷。歸政府辦理。自德人割據膠州以來。各省交涉事件日多。而政府辦理非人。頗爲棘手。自此降諭後。各督撫可與外交。則四川余蠻子及上海四明公所案件。該督撫可任其協商。而總理衙門諸大臣亦幸免外人之苛責矣。若果如此。爾後開礦築路及開商港一切事件。亦將歸該督撫商辦。而不問政府旨意如何矣。支那向無政治專門之學。事勢至此。恐不免讓成國土之分裂。群雄之割據也。試觀其後。

四明公所事局

西正月五號朝日報云。駐上海法國總領事培執魯伯。仍在南京所泊之笛斯卡艦中。



頃奉法政府電諭曰。執守前議。令撤去四明公義塚。否則擴張租界。先是培執伯百方要求。劉總督堅持不允。至是益欲劉如其初志。容其所請。劉仍不讓寸步。培伯神氣頓沮。不知所指。遂恫喝劉氏曰。閣下不容我要求。則無復與閣下交涉矣。小官當速歸上海。將四明義塚毀去。閣下之諾與否。非所計也。劉氏曰。唯貴官所欲爲。吾亦自行其是。不再照會矣。培伯不復答。旣去。劉即命蔡道台查覈擴張租界之利害。照會各國領事。以拒絶法國之要脅。而今所撰定各國新租界地。區域頗闊。法所要求之地亦在其中云。葢劉氏利用他國之歡心。以拒法國無名之需索也。計雖似困窘。然出自劉氏之方寸。亦足以稱警策矣。夫法國要求。固非至理。且培伯行爲。横暴無禮。外國人且誹議之。而稱嘆劉氏之仗義不屈云。

論旅大通商

西十二月二十八號。朝日報云。俄國原以旅順大連二港爲軍港。故鋭意經營如是。乃日前上海來電云。俄國已從英人所求。將該二港通商。是説也。或謂俄英必有所協商。俄國遂允英國要求。且觀往日英國管理藩屬大臣。於埋旣賢斯太會議。曾大斥英

俄協商之說。今未及一月。又於烏賢庫府議曰。協商甚妙。即其前後異言。殊令人驚疑。由此觀之。英俄間情形一變。不可不察也。或又疑俄人畏英兵力强大。因稍退讓以容其要求。且當驗二國將來之動靜云。

海參崴近況兩誌

西十二月二十九號。朝日報云。近日中國某報館。報稱海參崴兵備甚嚴。港內泊有最大之巡洋艦一艘。名老利夫號。其外尚有兵艦數艘。故將官艦長水夫兵卒等。東西旁午。來往不絕。又裝置大砲數門於四方高地。各砲臺下。用俄法英德四國之字寫曰禁入。

西正月五號每日新聞報云。日本郵船會社之大連丸船長某對人言曰。本輪於去月二十三日。由該港解維而歸。該港氣候甚寒。動輪前一日。其氷既已盡結。在船面試驗寒暑表。低至零度十七。艙內則零度以下二。然用破氷船日日碎氷。故各船可以碇泊。創造該破氷船以來。雖俄國義勇艦隊之大。隆冬之時。亦常能出入於此地。盖此港結氷之處。止在司庫立普燈臺以內八里耳。以外未曾結氷。現所用破氷船。一艘約載重

千噸。是照最新法式所造也。其別一隻已往旅順口云。又於該港傍近。俄政府或築船澳。或增派屯田兵等。其致力於軍備可謂勇矣。俄政府既用全力於軍備。不遑他顧。故凡百政治。隨而怠荒。巡捕官尤爲散漫。至于道路欹側。每一經雨。則泥濘不可行云。

紀俄國報館家數

西十二月二十九號日本報云。俄國人口有一億二千九百萬人。而新報不過七百四十三家。其中用俄語者五百九十九種。波蘭語者七十九種。德語則五十七種。烏迷啞語五種。海捕利烏語二種。而未有用英語者。

孟尼拿近事彙誌

西十二月二十八號。東京日日新聞云。割讓非律賓群島之事。不但西國人士所痛惜。即米國議院亦有難詞。現米國元老院議員中。不認此事者日多。蓋因批認條約之事。凡占三從二。必取具元老院員協議之多者爲決。故該案若爲元老院所阻。則事必不諧。該政府之難辦。亦可知也。且該島中有義黨首領鴉軍阿度者。擁衆三萬。未易徑掃然蕩。其他不欲屬於米政府管領之族。而散布於各處者尙多。設該條約可者多而

否者少。又該匪未能悉平。則辦理島務。不可期以歲月間也。

西十二月二十九號朝日報云。美人在該地戰後。權力逐次增進。漸侵蝕居民。將陷於死地。八月十三日以防亂爲詞。與居民約禁土人之軍出入市內。只許在郭外地方。派曲殺太那等村駐營。　九月中旬與鴉軍阿度交涉數次。更驅土人撤軍。遠遷於郭外諸村落。土兵飲泣而退。　十月下旬。更迫土人軍士退入舊西班牙曾花鳥士之界。土兵大怒將戰。而鴉軍阿度慰諭再三。僅得無事。　十月二十五日托言他事。盡奪居民所有之砲艦與輪船。然居民常能忍之。故將就無事。今實迫處此。難保不無怨怒。所以時有紛爭。鴉軍阿度每希冀不動干戈。而得獨立。頃在巴黎會議。於居民更爲不利。居民憂慮。不知所措。乃即遣要員四人。往求請於華盛頓政府。欲回其初志云。

印度邊境動靜

西十二月廿九號朝日報云。自去夏至今春。印度西北境土匪蜂起。勢頗猖獗。自鴉府利其族。降服於英軍後。一旦歸於安靜。然近來是處形勢再危。有匪首摩拉鴉者。率匪徒三千至六千之衆。剽掠司花子托河右一帶地方。乘勝將渡左岸。進扼埋拉卡獨



峽云。該地後背巴密高原。正當俄國南下之衝。是英國所以爲深憂也。故其事雖不過區區草賊。他日必與亞細亞西北鈎通。正不能置諸腦後也。

英伯爵白疊斯福履歷

西正月二號日本報云。伯爲英國商業議局所派。於西十二月十八日。付勞拉士艦前往福州。今聞自該地解纜經汕頭澳門及香港等。訂西一月中旬抵日本。又自日本付郵船局艦名亞美利加。經蝦諾魯府。再往桑港云。伯乃烏啞太諾獨侯約翰白疊斯福之第二子。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十日。降生於愛蘭弗立東。五十九年。投効於海軍。六十八年。擢爲立鐵那托官。次升司令官。歷職馬爾伯羅等處前後十一艦。自一千八百七十五六年間。爲皇太子參謀官。駐紮印度。當砲攻亞歷山土利亞砦之時也。伯實爲提督。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七月之役。大奏殊功。名聲甚顯。八月七日遂任海軍少將。自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二月至八十年四月間。爲苛太諾托所選。列於下院議員。爲保守黨領袖。後在沙爾斯白利卿內閣。任海軍卿。一千八百八十年辭職。八十九年十二月任某號一等巡洋艦艦長。巡察地中海。聞伯領得皇室博愛會。并利那魯救生

船會。所贈黃金功牌。因曾赴水救拯溺者。前後三次也。亦可以觀其仁勇矣。曩曾提倡日英同盟之議。英國朝野爲之傾動。今雖名爲商業議局委員。其實奉有政府密意者。則伯是我日本之益友也。今伯之來。我邦人迎迓之盛儀。雖不能如伯林會議時。德人之迎旣息利卿。又俄皇大婚時。俄人之迎李鴻章。然我國人士。宜盡東道之情。以無負此珍客之遠來也。聞東邦協會。已有是意。奔走於權貴間。斡旋其事。吾輩深感該協會之盛舉矣。

德皇擬遊英國

西十二月二十九號日日新聞云。傳說德皇擬於來年七八月間遊歷英國。蓋因往年英人在非洲有爭端。稍見創敗。德皇曾致賀電於塔蘭倭利大統領。英人深恨之。故爾交惡之情。久結不解。迨至去年德國讓亞非利加於英廷。又在東歐羅巴及支那辦事。多與英商酌。復修舊好。設使此說果眞。則此後英德必更加親睦。傳聞意大利國王亦有意往遊英國。是可見歐洲外交上又現出一異象也。

大阪產火柴數

西十二月二十八號朝日報云。日本大阪製造火柴工塲四十八所。合計男工二千二百五十二人。女工六千六百七十人。而一年間製造額爲十六萬七千二百四十箱。每箱容火柴六百斤。其價照三十一年一月之行市十七圓五角至十月減爲十六圓九角。

米國擴張陸軍

西十二月二十八號朝日報云。米政府提出增加陸軍議案於國會。此係陸軍中將麻衣爲斯立案。其演說曰。一國兵勇之多少。宜與其國民多少相較。以每千人內常備兵二人爲比例。則本國應募兵七萬五千人。又募殖民地之兵二萬五千人。合成十萬常備兵。更分之爲步兵六師團。十八聯隊。五十四大隊。騎兵十五大隊。重砲兵十大隊。輕砲兵二大隊。工兵二大隊。而參謀部則在此數之外。又將校置總督一人。大將二人。中將六人。騎兵中將一人。砲兵中將一人。步兵少將十八人。騎兵少將二人。砲兵少將二人。

列國海軍彙報

西十二月二十九號朝日報云。日本明治三十二年度。德國海軍豫算所定。士官一千

一百十八人。醫官一百四十二人。海上勤務士官一千一百十九人。下士五千一百九十三人。水兵一萬八千七十九人。給仕一千人。比之前年增加士官四十八人。醫官十人。海上勤務士官八十九人。下士三百九十八人。水兵九百五十人。給仕二百五十人。經費亦增加爲四百九十萬馬克。

米國海軍卿羅愛臥。於去月五日公表海軍年報。據其所計畫者。戰艦三隻。各値三百六十萬弗。裝甲巡洋艦三隻。各値四百七十萬弗。巡洋艦三隻。各値百十四萬一千八百弗。

去月十七日於英國普利麻烏斯造船所。行英國軍艦府啞迷笛路號進水式。該艦現今爲宇内第一等巨艦。其長四百尺。濶七十五尺。吃水二十六尺九寸。而有速力十六海里。排水量一萬五千噸。其値一百萬磅以上云。

論中國近情

西一月十一號。每日新聞云。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倫敦開商業會議之次會。支那及東印度貿易部。部長荷伊科演說曰。方今清國萬事萬物。將大有變更。其舊秩序已無

力。新秩序之情形。當留意考察。若論各國勢力及利益之畛域。可無關緊要。其最要者。在清國門戶之開鎖耳。若清政府一撤其城府之見。推誠以延外人。則泰西之風氣。將浸被其全土。一切貿易事業。可無所拘束。而利權必大如意。設使清國別有意見。與此相反。則我英國之利權。亦必杜絕。又世人多論鐵路之利害。然鐵路。不必成於我英人之手。任其成於何國人之手。亦與我政府外政無所關也。前任上海總領事其耶美。繼起而演說曰。西人得貿易之權於支那。素出於威嚇。故他日欲貿易繁盛。推廣事業。須依然專恃威嚇手段。以爲應時之策。查日清交戰以來。國運大傷。地位亦大降。決其萬不能復回元氣。而其將來之地位。實關於列強紛爭之成敗。向使我英與清國聯盟。以抗拒列强。助清國自開富源。以保全國脉。此亦本非難事。今則機會既失。非費大力量不可。夫我英人固不以分割支那爲策。抑時局如此。瓜分在所不免。我英人惟有擇肥而噬。據揚子江一帶之地耳。所謂揚子江一帶之地者。猶阿非利加洲之泥路河一帶之地也。即如廣州珠江一帶之地。亦不可屬於他國。然必先在上海以西沿江之地。及由漢口至四川。敷設鐵路。爲最急之務。演說既畢。會長刹獨麥

起謝諸公曰。英德日三國協商。各定其勢力之界域。以圖保全清國。庶幾東亞之局。得其結果歟。

敎練清兵

同日報稱英國武官十數人。奉其國陸軍省之命。本月十五日由倫敦前往清國。蓋將訓練在威海衛之清兵也。其領袖爲大佐。名拔烏伊。曾遊歷西藏。又日清之役。其時曾在清國公使館爲武官。大佐之下有少佐名普魯斯。亦曾在埃及軍務局。掌管通信事務。其餘有大尉一人。中尉二人。及下士官六人。將募擇清兵之體力强幹。智識卓越者。敎練之。務適於用云。

支那危局

西正月七號朝日報云。英伯爵白疊斯福。近査察清國實狀。還報其友曰。清國竟無自立革新之望。滯留泰東之外國人。傳聞之下。以爲支那事局。益加迫切。而前數日韓京來電。則云駐韓俄官。謂歐洲列國分割支那之議。當不出本年而可決定。不知此說何所據而云然。

非律賓羣島近況

西正月九號朝日報云。頃者華盛頓傳說。米國政府欲勒令非律賓島人。刻日盡棄其軍器。若相抗拒。即拿捕其大統領鴉軍阿度。總督亞意斯。卽命孟尼拿軍。撤去伊路港之戍兵。統領鴉氏抗絕之。現有米兵二隊。已由孟尼拿徃伊路港矣。

意奧德三國同盟之危機

同日。報稱客歲十一月中旬。普魯士有欲屏斥外國人於國外之意。當時其國內新報館。已有非議之。奧大利尤舉國譁然。同月二十九日。奧國首相化海伯。演說於議院曰。我奧國外務省。當抗普國之所爲。務努力以保我民權利。若不得已。即以兵事相見。所不辭也。語氣甚爲激烈。普國官民聞之。深以爲恨。時有一報論之曰。化海伯之演說。實非一人之意見。蓋豫謀於其外務大臣。然後公言之也。其奧政府擅爲離間三國之同盟。（意奧德原屬同盟之國）抑爲俄國外務大臣某伯之所動。是未可知也。雖然。德國因此別覓他國同盟固不難。況德國尤足以獨力攻守乎云云。其外又有三報爲之說曰。奧國人之在德國者。約二十三萬。而德國人之在奧國者。不過十萬耳。化海伯若欲脅嚇德

國。何不先鑑於此而遽出惡聲云云。又在奧都維也納之德國黨新報曰。化海伯之爲此言也。其先有破三國同盟之志而然。是則漫放此言。可謂下愚之甚矣。又恒加利人恒加利國與奧大利合邦上書其首相拔辣伊男曰。化海伯之演說。其預經我邦外務大臣及擧國之協議否。此等演說。實足以危三國之盟約也。奧政府果悟此理否。余將質之奧政府云云。據此情形。亦足以知其事局或有變矣。

德國保護東洋海道之利

西一月九號朝日報云。德國政府與其國北地輪船會社。保護東洋及澳洲航路之利。其契約之期。自本年四月起。至十五年止。航路分爲五線。其一自科拔洛達港。及捕拉磨哈海至中國。其二自前二港至日本各港。其三自上海至香港支線。其四自新嘉坡至泥油那島支線。其五自捕拉磨哈海至澳洲。此外該會社。從政府命碇泊膠州灣者。其費仍由政府支給云。航東洋之輪船。其速力爲十三海里至十四海里。航泥油那島者爲九里。航澳洲者爲十二海里至十三海里半。

西一月六號朝日報云。頃清政府再下逮捕維新黨之令。劉坤一、張之洞、及山東山西安徽各巡撫等。將逐次有處分。現聞劉坤一已被江甯將軍審讞云。政變以來。張氏專奉迎政府之意。劉頗謇謇。不實行政府之命。然其所以不妄動者。恐累及至尊云。

西十二月二十八號中國某報接上海電云。有偵吏二人。潛往上海。將捕該地維新黨人。同日接倫敦電云。馬達加斯加島之太斯達父港。土人染疾而斃者。一百八人。

同日東京日日新聞云。清國政府擬派遣學生五十名游學日本。留昔日陪觀大操之武官一名督之。

大隈伯駁論增稅案

西十一月時事報云。距今二十四五年前更革地稅也。予適任財政部總司。親任其事。今試少述其沿革之端。凡地稅者。其所由來最古。不論何國。雖文化未開。亦以徵地稅爲其國本。以故我國封建之世。亦視地租爲最重。延至維新。乃始持平等征稅之議。遂大加更革焉。其意在於按照地價。百中抽一。然當時國本未立。財用未備。乃期百中抽一之案施行於後日。而權增百中抽三之制焉。其時衆論未孚。農民之抗議者

前後十八起。而和者亦數十萬衆。以艱於撫綏。嘗欲中止其事。但該案爲每五年一施更革之制。而民亦漸抑其憤。以俟其期。延至明治十年制定地租條例。照前例減其五厘。貢百中抽二零五也。而每五年一施更革之制者。至此已廢。亦可知我國地租可減不可增矣。凡世界各强國中。苦民之情不一。如社會（即泰西公司之類）經濟之紛亂。所謂大田主者。盛行於國內。儼如諸侯。而各佃戶受屈其下。有如奴隸。小民之疾苦。殊可憫矣。獨我國民。財富頗均。國本鞏固。足以誇示於天下萬國。今擬再增其稅。則予恐兼併之敝滋甚。而國本自此動矣。我國人動輒揚言曰。我國是工商國也。然按之實例。農之產貨概以十億元算。而商工之製貨不過一億元。國本不在農而何也。今擬征重稅。於國家生產之大本。按之經濟之原理。不亦謬乎。我國人口二十年來加增二百萬。而土地未嘗因之隨增焉。現其食品僅得自支。若一遇凶年。仰之外國。豈非農國之大恥乎。設使農有餘裕。投之教育土木衛生等事。亦屬要務。況有贏餘。概以充之改革農事以及購買肥料之貲。今擬加征千七百萬元。紊亂國本。耗消財源。莫甚於此。夫自國家施行政治上起見。則應行之要事尚多。如文化隨開也。而教育衛生等事。因之而

繁。郡縣市町村之費。以及地方協議費等項。亦隨之而殷。固不須絮說。然而我國小學既屆年齡。而不得就學者。實有百中之四十。各地教育之凋落亦甚矣。是由於其法之不整。法之不整。其故實歸於地方費之不給。夫我國人口四千三百萬。農民實居其六。而農民之教育。如彼而不振。不歸之中央政府重斂民財。以致不能兼顧教育而何也。邇來天災頻臻。時疫因之而盛。止以痢病算之。每年不下十萬人。土木衛生之費。將徵之於何地乎。國情如此。加之增稅一千七百萬元。恐生民不堪其累矣。論者曰。不增地租。則財政不贍。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若增征地租。則酒煙等稅。亦因之而少。固理之所然。因而除算。則一千七百萬元中。不過實增得千五百萬圓間耳。

（此稿未畢）

以太之用之至靈而可徵者。於人身爲腦。其別有六。曰大腦。曰小腦。曰腦蒂。曰腦橋。曰脊腦。其分布於四支及周身之皮膚。曰腦氣筋。於虛空則爲電。而電不止寄於虛空。蓋無物不彌綸貫徹。腦其一端。電之有形質者也。腦爲有形之電。是電必爲無形質之腦。人知腦氣筋。通五官百骸爲一身。即當知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也。是故發一念。誠不誠。十手十目嚴之。出一言。善不善。千里之外應之。莫顯乎微。容色可徵意旨。莫見乎隱。幽獨即是大廷。我之心力。能感人使與我同念。故自觀念之所由始。即知所對者品詣之高卑。彼已本來不隔。肺肝所以如見。學者又當認明電氣即腦。無往非電。即無往非我。妄有彼我之辨。時乃不仁。雖然。電與腦以太之表著於一端者也。至於以太。尤不容有差別。而電與腦之名亦不立。

若夫仁試即以太中提出一身而驗之。有物驟而與吾身相切。吾知爲觸重焉。吾知爲癢爲痛。孰知之。腦知之。所切固手足之末。非腦也。腦何由知之。夫固言腦即電矣。則腦氣筋之周布。即電線之四達。大腦小腦之盤結。即電線之總匯。一有所切。電線即傳信於腦。而知爲觸爲癢爲痛。其機極靈。其行極速。惟病麻木痿痺。則不知之。由

電線已摧壞。不復能傳信至腦。雖一身如異域然。故醫家謂痲木痿痺爲不仁。不仁則一身如異域。是仁必異域如一身。猶不敢必即盡仁之量。況本爲一身哉。一身如異域。此至奇不恒有。人莫不怪之。獨至無形之腦氣筋。如以太者。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而妄分彼此。妄見畛域。但求利己。不恤其他。疾痛生死。忽不加喜戚於心。反從而忌之蝕之齮齕之屠殺之。而人不以爲怪。不更怪乎。反而觀之。可識仁體。

是故仁不仁之辨。於其通與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電線四達。無遠弗屆。異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繼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無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彼鄙夫騃豎。得一美衣食。則色然喜。喜其得於我也。其時乍見有我之力量。遂止於此。而不通之於人。爭奪之患起。雖父子兄弟。乾餱以愆矣。少賢於此。則能通於一家。而不能通於鄉里。寖假而一鄉一縣。又不能通於一國。寖假而一國。而語及全球。即又儳焉不欲任受。夫是以仁者希也。抑豈不以全球爲遠於一身一家乎哉。然而全球者一身一家之積也。近身者家。家非遠也。近家者鄰。鄰非遠也。近此鄰者彼鄰。彼鄰又非遠也。我以爲遠。在鄰視之。乃其鄰

也。此鄰以爲遠。在彼鄰視之。亦其鄰也。鄰接爲鄰。鄰鄰不斷。推之以至無垠。周則復始。斯全球之勢成矣。且下掘地球而通之。華之鄰即美也。非有隔也。更廣運精神而通之。地球之鄰。可盡虛空界也。非有隔也。安見夫全球之果大。而一身一家之果小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要思典籍。極深研幾。罔不自謂求仁矣。及語以中外之故。輒曰閉關絕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遠。鬼神之冥。漠然將以仁通。況同生此地球。而同爲人。豈一二人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於我。我將師之。彼忽於我。我將拯之。可以通學。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況於通商之常常者乎。譬如一身然。必妄立一法曰。左手毋得至乎右。右手毋得至乎左。三焦百脈。毋得相貫注。又有是理乎。而猥曰閉之絕之禁之。不通矣。夫惟不仁故。

天地間亦仁而已矣。佛說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世界。有小衆生起一念。我則知之。雖微至雨一滴。能知其數。豈有他神奇哉。仁之至自無不知也。牽一髮而全身爲動。生人知之。死人不知也。傷一指而終日不適。血脈貫通者知之。痿痹麻木者不知也。吾不

能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即莫測能通者之所知。而詫以爲奇。其實言通至於一身。無有不知者。至無奇也。知不知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智之可言也。孔曰仁者必有勇。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其事急。其情切。豈有猶豫顧慮。而莫敢前者。勇不勇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勇之可言也。義之爲宜。出於固然。無可言也。吾知手必不能爲足之所爲。足必不能爲手之所爲也。苟其能而無害。又莫非宜也。信之爲誠。亦出於固然。無可言也。知痛癢。知捍衛。吾知其非外假也。非待設心而然也。非有欲於外之人也。禮者即其旣行之跡。從而名之。至於禮抑末矣。其辨皆於仁不仁。故曰天地間惟仁而已矣。

吾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犁然不可以締合。寐者遼遼。乍見一我對待者皆爲人。其機始于一人我。究於所見。無不人我者。見愈小者。見我亦愈切。愚夫愚婦。於家庭所親。則肆其咆哮之威。愈親則愈甚。見外人反畏之而忘之。以切我者。以與不切于我也。切于我者。易於愛。易於愛者。亦易於不愛。愛之所不及。亦不愛之所不及。同一我。而人我之量。斯其小者。大於此者。其人我亦大。湘人士不幸處于未通商之地。不

識何者爲中外。方自以爲巍巍然尊。任我以非禮施設。而莫余敢止。雖同里之人。曾疑忌詆誹之不已。於是乎好謠言。於是乎好攻擊。及出而遊歷。始驚天地之大。初不若吾向者之所私度。直疑不勝疑。忌不勝忌。攻擊不勝攻擊。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不能自解向者之何以爲也。莊曰室無空虛。婦姑勃谿。以所處者小也。漢儒訓仁爲相人偶。於人不相偶。尙安有世界。不相人偶。見我切也。不仁矣。亦以不人。雖然此之分別。由於人我而人我之也。甚至一身而有人我。何則。仁而已矣。而忽有智勇之名。而忽有義信禮之名。而忽有忠孝廉節之名。仁亦名矣。不可立而又立者也。傳之智勇義信禮云云。胡爲者。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則專言仁。間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藉以顯仁之用。使衆易曉耳。夫豈更有與仁並者。學人不察。妄生分別。就彼則失此。此得又彼喪。徘徊首鼠。卒以一無成而兩俱敗。祇見其拘牽文義。嫌疑罣礙。分崩離析。無復片段。猶一身而自斷其元首。刳其肺腸。車裂支解其四體。磔膞臠割其肌肉。而相率以疊斃於分別之下。彼人我之人我。車裂之刑也。此一身之人我。寸磔之刑也。不其悲夫。不其悲夫。

仁亂而以太亡乎。曰無亡也。匪惟以太也。仁固無亡。無能亡之者也。亦無能亡也。亂亡者。即其既有條理。而不循其條理之謂。孰能於其既有也而强無之哉。夫是故亦不能强無而有。不能强有者。雖仁至如天。仁乎何增。不能强無。雖仁不至如禽獸。仁乎何減。不增惟不生。故不滅。惟不減。故知乎不生不滅。乃今可與談性生之性性也。形色天性性也。性善性也。惟無亦性也。無性何以善。無善所以善也。有無善而後有無性。有無性斯可謂之善也。善則性之名固可以立。就性名之已立而論之。性一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相愛之能力。故曰性善也。性善何以情。有惡曰情。豈有惡哉。從而爲之名耳。所謂惡。至於淫殺而止矣。淫固惡。而僅行於夫婦。淫亦善也。殺固惡。而僅行殺殺人者。殺亦善也。禮起於飲食。而以之沈湎而饕餮者。即此飲食也。不聞懲此而廢飲食。則飲食無不善也。民生於貨財。而以之貪黷而刼奪者。即此貨財也。不聞戒此而去貨財。則貨財無不善也。妄喜妄怒謂之不善。然七情不能無喜怒。特不當其可耳。非喜怒惡也。忽寒忽暑。謂之不善。然四時不能無寒暑。特不順其序耳。非寒暑惡也。皆既有條理。而不循其條理之謂也。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所惡也。惡者即

其不循善之條理而名之。用善者之過也。而豈善外別有所謂惡哉。若第觀其用。可名之曰惡。則用自何出。用爲誰用。豈惟情可言惡。性亦何不可言惡。言性善。斯情亦善。生與形色。又何莫非善。故曰皆性也。世俗小儒。以天理爲善。以人欲爲惡。不知無人欲尙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王船山有言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適合乎佛說。佛即衆生。無明即眞如矣。且更即用徵之。用固有惡之名矣。然名名也。非實也。用亦名也。非實也。名於何起。用於何始。人名名。而人名用。則皆人之爲也。尤名中之名也。何以言之。男女搆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故皆習謂淫爲惡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行之於朝廟。行之於都市。行之於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沿習至今。亦孰知其惡者。乍名爲惡。即從而惡之矣。或謂男女之體。生於幽獨。人不恒見。然如世之行禮者光明昭著。爲人易聞易覩。故易謂淫爲惡耳。是禮與淫。但有幽顯之辨。果無惡善之辨矣。是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於幽隱。而生於面額之上。舉目即見。將以淫爲相見禮矣。

又何由知爲惡哉。戕害生命。名之曰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之屬。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天亦嘗殺人矣。何以不名天爲惡也。是殺名亦初生以來沿習既久。第名殺人爲惡。不名殺物爲惡耳。以言其實。人不當殺。物亦不當殺。殺殺之者。非殺惡。孔曰性相近。習相遠。沿於習而後有惡之名。惡既爲名。名又生於習。可知斷斷乎無有惡矣。假使誠有惡也。有惡之時。善即當滅。善滅之時。惡又當生。不生不滅之以太。乃如此哉。曰不生不滅矣。何以有善。善善則仍有生滅。曰生滅者。彼此之辭耳。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滅則此生。獨善而已。復何生滅。曰有善矣。何以言性無。性無。則善亦無。曰有無亦彼此之辭也。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無則此有。獨善而已。復何有無。雖然。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無殺。亦無能殺者。有善故無惡。惡惡。故善之名可以不立。佛說自無始來。顛倒迷誤。執妄爲眞。當夫生民之初。不聞何一人出而偏執一義。習之數千年。遂確然定爲善惡之名。甚矣衆生之顛倒也。反謂不顛倒者顛倒。顛倒生分別。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遊箱根宿塔之澤環翠樓溫泉浴　更生

晚秋楓樹落紅翠滿山谷溪流蕩松風洪濤翻萬木長橋臥淵坂激流石碌碌密林滴濕翠深碧不可濁紅橋歷幾重樓閣枕巖複當暑士女遊裙屐炷川溽我來巳孟冬夜就塔澤宿溫泉療百疾我心不可浴電光夜獨照芳流淸可掬秋心不能收隨之聽飛瀑

次韻贈更生　王照

長嘯滿天地餘音落川谷乾坤一草堂生機回萬木千年士風歇庸狀走碌碌異俗耀文明嗤我陷昏濁哀哀五上書危機陳沓複主明嘉臣直新政資啓沃百日振乾綱羣邪毒怨宿凶燄忽蔽天忠良頭血浴奉詔方在途望闕淚難掬東來共一慟悲風捲寒瀑

日暮登箱根頂浴蘆之湯　更生

天地大逆旅家國長傳舍斯人吾同室疾苦誰憐借萬方凝秋氣閉戶誰能謝旣入帝網中重重纓絡絓荆榛蔽大道淵谷起寸罅解脫非不能垢衣吾敢卸化身曾八千惻怛又稅駕仲尼本旅人瞿曇乃乞者我生亦何之歷刼更多暇信宿席不煖去住心無挂灰飛滄海變時放光明夜

荒山走寒雲。極目但白草。莽莽峰萬重。悲風呼日暮。木落樹支枯。冬深石骨老。十里不見人。但見魑魅舞。忽見一壑松。青青點荒島。白屋倚中麓。紅樓臨大道。其顛二千尺。冰雪早寒苦。登高望東海。白波揚浩浩。日月所出入。大地渺呑吐。抗首問天語。上帝爲吾顧。茫茫睨故國。悵悵非吾土。山鬼躑躅行。美人迷徑路。溫泉豈能暖。冰心誰可告。僕夫蹙踟躕。信宿指歸樹。

宋徽宗畫鷹二篇　譚嗣同

落日平原拍手呼。畫中神俊世非無。當年狐兎縱橫甚。祗少臺臣似郅都。

禽獸聲中失四京。夔夔曾笑藝徒精。錦縧早作青衣讖。天子樊龍五國城。

哭烈士康廣仁　西樵樵子

李杜銜冤死別離。東京氣節最堪師。汝南郭亮今何在。愧我無能敢葬尸。

心不死　西樵樵子

敗不憂。成不喜。不復維新誓不止。六君子頭顱血未乾。四萬萬人心應不死。



本館售報價目　週年三拾三冊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冊洋四角閱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本洋一角五分郵費照例遞加

諸君如有願爲本報代派處乞函致本館自當隨時付呈代派處概提二成作經理之費

一凡函來購報及商量報事惠賜文稿附印等事信力均請自給

本館承刊告白價目　一頁一期金十五元、二分一金八元、四分一金四元五角、八分一金二元五角、一月以上各五折、半年以上各六五折、長年各五五折

一本館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五厘日本未經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二仙煩各地代派諸君即照數收足爲禱兹並將日本已設郵局未設郵局各地分列於下

日郵已經設置之地

東京、大阪、長崎、淡水、神戶、臺灣、朝鮮、烟臺、廈門、天津、蘇州、上海、

日郵未經設置之地

香港、澳門、廣東、福州、漢口、汕頭、北京、安慶、九江、無錫、海防、牛莊、雪梨各埠、舊金山各埠、星架坡各埠、安南各埠、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福州閩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永恒昌
黑龍江華昌泰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舊金山屋崙埠二百二十三号綱紀慎會鄺穩子先生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館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燕湖天主堂後譚寓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海傍通報館
海參威復泰隆
仁川怡泰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大埠實文報館
大坂市東區谷町一丁目 梅清處塾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天津國聞報館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玻璃昌和泰
朝鮮京城漢城新報館
星加坡叻報館
域多利稅關內李夢九先生
舊金山翰香報館

發行兼編輯人 英國人 馮鏡如
印刷人 橫濱市伊勢町三丁目六十五番地 鈴木鶴太郎
發行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